

华，看到我国科研工作全部瘫痪，与国外的差距愈来愈大，感到忧心忡忡。于是挑灯夜读，开始研究“有限元法”这门新学问。先是写讲义，后来出版新书。书很快卖完了，听说有位杰出青年买不到书，就借来一本，抄了厚厚一大本，捧着苦读，如饥似渴。有这么一位青年知音，虽然没有见过面，心里特别感动、激动。一方面，我感谢这位年轻人。这样的铁杆知音，有一个就很满足了！另一方面，我忽然觉得我发现了一个新人——就是我自己，就像苏东坡发现了陶渊明那样。心想：你这个老讲师，还真有两下子！

后来我继续研究有限元法30多年，终于在2014年过88岁生日的时候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。这就是我的耐烦经历和故事。

再讲我的霸蛮经历和故事。“霸蛮”，就是“不服输”和“不服老”。1978年以后，我当了教授15年，到1993年我已67岁，学校叫我办理退休，成为“退休教师”，让我去颐养天年。可是我不领情，不服老，不想去颐养天年。

过了两年，1995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学校又把我请回来，第二次成为“在职人员”。我趁这个难得机会，就把“退休老教师”这顶帽子扔了，扔到荷花池里去了。我还别出心裁，给自己做了一顶新帽子，叫做“中老年教师”。意思是说，我不是纯粹的老人，我是中年与老年的复合体。这就是我的霸蛮故事、不服老故事。

霸蛮的结果怎么样？还是颇有收获的。举个例子：1993年我第一次退休时，

发表论文数109篇，现在的论文数260篇，是原来的2.4倍。

我想，在一生中，有机会发一点蛮劲，还是不错的，这是一个“既有意义又有意思”的经历。我以自己人生感悟的歌谣作为结语：

顺境戒骄，逆境戒躁。自强不息，锲而不舍。

我的功夫是“耐烦”。

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院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

我的绝招是“霸蛮”。

书 法

○平涌泉（1968届无线电）

